

## 第十三章 雨中訪友（一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婉兒倒吸了一口涼氣，發現事情確實是這樣，又聽著范閑繼續微笑說道：“所以說，陛下能忍一時不能忍一世，能忍百官，不能忍自己的兒子，如果陛下一直不想便罷了，但隻要開始想第一個問題，便無法控制地會懷疑到很多的東西，所以整頓科場弊案也就成了自然之事。”

林婉兒將頭靠在他的懷裏，輕聲說道：“其實這些事情說起來也簡單，若我願意想也能想明白，為什麼太子哥哥他們想不明白？”

“不是想不明白，隻是太子本身已經開始有不安全感。”范閑想到年初時皇帝陛下給三位成年皇子的賞賜，那裏麵含著的深意，就連范閑也看不大明白，想來不論是太子還是大皇子，都有些驚悚不安，所以此次科場之上，才會伸手伸得如此長。

林婉兒歎了一口氣道：“我也不求相公能封王裂土，隻求能做個逍遙侯爺就好了，這些事情總是麻煩得厲害。”

“富貴閑人，固我所願也。”范閑笑著應道，想到賈賈聖的那個外號，接著說道：“隻是有些事情看不慣，總會犯犯嫌，誰叫我與父親大人的名字取的都不怎麼好。”

見他打趣家翁，林婉兒忍不住噗哧笑了出來，頓了頓又問道：“父親那邊應該沒什麼問題吧。”

“放心吧，父親當天夜裏就去了趟相府。”范閑又說回了最開頭那幾個字，搖頭讚歎道：“所以我先都說監察院這事辦得漂亮，你看看最近落網的這些官員，除了郭尚書之外，包指東宮、樞密院裏都有人落馬，嶽丈那邊雖然也捉了一位方侍郎，但畢竟沒有傷筋動骨，這種分寸感如果不是浸官場數十年的老手來辦，斷然不能掌握得如此爐火純青。”

“這很難嗎？”林婉兒微笑問道。

范閑手指輕輕從妻子的黑發間梳過，輕聲回答道：“很難，要讓那些勢力痛，又不能讓他們痛死。免得陛下不好處理。”

說完這話，他的眉宇間湧出淡淡憂色。

“怎麼了？”心細如發的婉兒抱緊了相公的胳膊，關心問道。

范閑搖了搖頭，想將心裏那個隱憂揮去：“我本來以為這次揭弊案，一定瞞不住天下人，所以做好了打硬仗的準備，沒想到監察院將我掩護得極好，不過你說得對。這個世上沒有水泥牆，總會被東宮知道我與監察院的關係。而且...慶國的瘋子太多。我這時候在擔心那個跛了的瘋子。”

“陳萍萍？”林婉兒馬上知道他說的是誰，但她並不清楚相公除了告發弊案之外，與監察院那個恐怖的情務機關還有什麼聯係，所以有些疑惑，這疑惑太過強烈，甚至掩去了水泥牆這三個不明之字。

范閑笑了笑、並沒有將這事兒完全說明白，隻是輕聲道：“我擔心陳萍萍從一開始就沒想著要瞞這件事情。”

“他敢！”

每一個少女都喜歡自己的相公是個滿心正義感的英雄，所以范閑此次暗中告發弊案。雖然林婉兒有些擔心，但內心深處滿是滿足與驕傲。此時聽著陳萍並要將相公推到世人麵前，一想到那種危險。嬌軀一震，郡主之氣大作，哼道：“我明天就入宮找太後去！”

范閑哈哈大笑，安慰道：“陳萍萍就算將我托出來，隻怕存的也不是什麼壞念頭。”

林婉兒聽不明白，范閑卻清楚，這是一個好機會，在夜宴詩會之後，如果想在慶國百姓之中牢固樹立自己的地位名聲，此次揭弊案一事，無疑是最好的機會。按照費介老師曾經說過的，既然母親的親密戰友陳萍萍同誌一直不甘心自己當個內庫富家翁，非要讓自己執掌監察院，那麼按照傳說中陳萍萍的性格，借著春闈弊案一事，讓自己猛然躍出眾生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問題在於，得到與失去的比例到底是多少，這一點範閑還有些拿不準。

他從\*\*爬了起來，看著窗外的淅淅細雨，這才發現時辰已經近午，自己竟是與妻子在\*\*纏綿了大半日，不免甜甜笑了起來，隻是笑容裏有些疲憊。此次揭弊案，一是因為自己確實可憐那些真有才學的士子，二是不忿那些皇子們把自己當繩子一樣在拔，最重要的原因，卻是因為他想最後試一次陳萍萍。

範閑將去北齊，所以他必須清楚，那個實力恐怖的監察院老人對自己究竟是什麼態度，同時，他更想看清楚，那位隱在老人背後的九五至尊對自己究竟是什麼態度。

態度決定一切，態度決定關係，態度可以揭示曆史，可以揭示...身世。範閑微微眯眼，透著烙印著母親氣息的玻璃窗，看著天上的烏雲，覺得慶國的一切就像一道有趣的腦筋急轉彎，而自己似乎一直行走在無限接近真相的道路上。

也許，目標已經很近了

範府之外微濕的長街上，一輛沒有標記的馬車正安靜地停在那兒，忽然間，一個人影從裏麵像落葉一般飄了出來，將要降落到地麵的時候，右掌在車廂沿上一搭，整個人已經鑽入了馬車裏。

“走。”範閑屁股剛剛坐到椅上，就發話。

藤子京從禦者的位置上回頭看了少爺一眼，苦笑道：“少爺，如果老爺知道這時節你還出門，會教訓小的。”

範閑笑得更苦：“再不趕緊走，不止老爺要拿棍子打我這不孝子，就連你那位溫柔的少奶奶都要拿繩子來綁我了。”

這時節，京裏真是人心惶惶的時候，禮部尚書郭攸之的被逮下獄的消息。隻用了一個時辰就傳遍了整座京都，但凡與春闈有關的官員們都坐立不安地留在家中，生怕一會兒之後，監察院的密探會來敲門，然後客客氣氣地請自己去喝茶。

而範閑身為弊案的關鍵人物，深知內情的司南伯範建大人與晨郡主更是不敢放他出手，所以他隻好偷偷溜了出來，歎氣說道：“藤大，幸虧少爺我在京裏還有你這個心腹，不然連出趟門都不容易。”

一直安靜坐在他身邊的王啟年，笑容明顯變成了最苦的那個，愁眉苦臉道：“大人，下官一直想努力成為你的心腹。”

範閑哈哈笑了起來，調笑道：“王啟年，你應該去說相聲去。”

馬鞭一響，黑色的馬車緩緩向前行去。車輪碾過街上的水窪，四周的青樹被雨水一洗。更顯青嫩，在馬車的後方，有幾個監察院的密探穿著各色雨具，遠遠跟著這輛馬車，他們都是啟年小組的人。專門負責範提司的安全。

“如果朝中有官員報複怎麼辦？我這裏的人手有些不足。”王啟年是知道範提司與院裏做了什麼事情，有些擔心。

範閑微微一笑，眸子裏寒意一現：“現在不是當初，我們要去的地方也不是牛攔街。本官倒想看看，除了那個瘋婆子，還有誰敢在京都裏，聖上的眼皮下麵刺殺我。”

“去哪裏？”藤子京也不回頭，低聲問道。

範閑看了王啟年一眼，王啟年輕聲說了個地名，然後解釋道：“很湊巧，大人看上的那幾名學生，都住在一家客棧裏。”

馬車在疊衣巷的外麵就停了下來，空中還在落著小雨，範閑下車後與藤子京二人撐著紙傘往裏走去，王啟年早已消失在了人群之中。

這疊衣巷是外郡來京舉子聚居的地方，今天京裏又爆發了科場弊案，所以此時猶是人聲鼎沸，擁擠得厲害。範閑舉著傘，小心翼翼地從街沿往裏走著，傘麵略微向外傾著，免得傘上的雨水落到街邊簷下避雨的小販鍋中。

“借光借光。”一位身材瘦削的讀書人急切地喊著，手裏提著兩壺酒，擦過範閑二人地身邊，朝著前方急奔，竟是不畏由天而降的雨水，隻是此人路過時，回頭看了範閑一眼。

範閑舉著傘，看著消失在那雨中的那人，搖頭笑道：“這和當初舉時的那群瘋子多像？隻要考試完了，就得狂醉一番。”他砸吧砸吧嘴，有些遺憾當初因為身體的原因無法參加學校的畢業宴。

藤子京聽得不是很明白，但依然恭謹解釋道：“估摸著是郭攸之倒台一事，讓這些學生如此興奮。”

“郭尚書的風評很差嗎？”範閑隨意往前行著，看著就像是個喜歡在雨中散步的公子哥兒。

藤子京笑道：“京官沒幾個風評好的，莊裏有句俗話，若將六部的官員排隊砍了腦袋，估摸著能有一個是冤枉的。

”

範閑哈哈一笑，心想前世時也有這種笑話，打趣道：“那你說我父親是不是冤枉的那個？”

世人皆知，司南伯範建先為戶部侍郎，後為尚書，不知道從國庫裏撈了多少銀子，若說大貪官，範閑的父親嶽父，隻怕是逃不出前三名去。但這話藤子京哪裏敢說，聽著少爺這問題，冷汗就開始往後背裏鑽，苦笑道：“少爺，小的失言，您可千萬別介意。”

“貪官怕什麼？世人不患官貪，卻患這官貪而無能。”

“公子這話不妥。”

忽然有個人毫不客氣地從旁鑽進了範閑的傘裏避雨，手裏捧著一個紙包的燒雞，燒雞的微焦香味連這漫天雨絲都掩不住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